

硕士学位论文

(学术学位论文)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赡养负
担的影响**

**THE IMPACT OF MIGRANT WORK ON FAMILY
ENDOW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郭雨曼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 年 6 月

国内图书分类号：F062.9
国际图书分类号：331.5

学校代码：10213
密级：公开

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赡养负担的影响

硕士研究生：郭雨曼
导师：黄成教授
申请学位：经济学硕士
学科：应用经济学
所在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答辩日期：2021年6月
授予学位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Classified Index:F062.9

U.D.C:331.5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academic degree of
Master of Economics

**THE IMPACT OF MIGRANT WORK ON FAMILY
ENDOW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Candidate:

Guo Yuman

Supervisor:

Prof. Huang Cheng

Academic Degree Applied for:

Master of Economics

Specialty:

Applied Economics

Affiliatio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Date of Defense:

June, 2021

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摘要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在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使社会资源向老年人口流动，加剧了社会养老保障的压力，同时劳动人口的相对规模缩小，劳动人口也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压力和生存压力。在家庭层面，老龄化社会对家庭规模和代际支持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家庭规模有相对缩小的趋势，家庭结构方面，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家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421”家庭，即由一对夫妻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家庭结构，在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相对普遍。结合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经济发展格局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现状，劳动力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倾向于流入收入较高的产业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的部门和地区。青年劳动力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代际关系为主体的传统家庭结构，劳动力的外出减少了子女参与家庭照料的时间；另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提高了相对收入水平，相应提高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额度。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子女外出务工对赡养费用和生活照料的影响进行研究和论述，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家庭可以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在家庭经济的相关决策中，利他性的普适思维和基于生存需求的代际交换同时存在。子女外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庭人居收入水平和家庭养老资源的分配模式。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劳动力减少对子代来说相对提高了子代的赡养压力以及抚养压力，这种人口压力和经济压力可能会延伸到下一代，不断增加代际支持的压力。但是社会保障的实施能够相对减少代际支持的压力。

从实证结果来看，子女外出务工降低了老年人获得照料的水平，对老年人的赡养费用有正向影响。但是家庭赡养也存在一定的职责分工，对于子女数量较多以及获得子女照料相对较多的老年人来说，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照料的影响相对较小。未外出务工的子女相对提供照料的水平会相对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以及相对高龄的老年群体来说，子女外出对家庭赡养负担的影响更大。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母亲的照料情况影响较大，对老年父亲获得赡养费用的情况影响较大。最后，实证分析的结果还显示，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以及年龄的增长都会提高老人获得照料与经济支持的水平，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获得的照料具有负向影响，也一定程度上使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群体和高龄老人群体面临缺乏照料的困境。

本文以社会学理论和相关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且基于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和提出假设，通过数据收集和回归分析的方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微观家庭层面的家庭赡养情况。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和丰富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关于代际支持的相关理论，并且有助于将社会学和经济学相关的理论运用于家庭赡养和社会养老体系建立的实践之中。

关键词:老龄化；外出务工；赡养负担；生活照料；人口流动；经济支持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has increased rapidly and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ocial and family levels. As the population ages, social resources flow into the elderly, increasing social security pressures reinforced for the elderl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ve size of the labor force is shrinking and the labor force is also under great pressure to secure pensions and survival. At the family level, the aging socie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mily size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Given the aging population, family size has a relatively shrinking trend. Regarding the family struc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family increas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421" family is a family structure in which a couple supports four elderly people and one child. In the context of an aging society, it is relatively common. In connection with China's urban and rural du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fundamental situation of unbalanc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low Workers tend to be in higher income sectors and departments and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The large flow of young and middle-class workers has a major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family pension system.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elderly people manifest themselves in two main ways: on the one hand, labor migration shortens the time for children to take part in family ca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lative income levels of children who go to work have been improved,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has been increased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national baseline data of the Chinese Family Survey (CFPS) organized by the China Social Science Survey Center (ISSS) of Peki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migrant labor of children on economic care and discusse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family can be viewed as a small economy, and in the appropriate decision making of the family economy, the famil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ltruistic universal think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 based on survival needs coexist, with children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 of family support and economic support. Children go out to some extent, it has change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ension concept of the elderly, created the supply and demand for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mbala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family members and also has some influence on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In recent years, the changes in the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can be seen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e is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family struc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family model based on the vertical structure of generations to the miniaturized family model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lifestyle change, that is, the way of life of family members changes with the flow of the population, showing a trend of gradual dispers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the reduction in the family workforce has increased the pressure to support and the pressure of children to support relatively. These types of population pressures and economic pressures can sprea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increase the pressure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econd, migrant work of children has a negative impact from the empirical results care for the elderly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st of living for the elderly; however, for older people with more children and more children, there is som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caring for the family. The impact of migrant labor of children on care for the elderly is relatively small. The relative care of children who are not migrant workers is relatively increased. For the elderly group in rural areas and the relatively elderly group, the burden is due to the family support is greater.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lso show that older people who suffer from chronic diseases and the growth of age increase the level of care and economic inability.

Keywords: migrating for work, supporting the elderly, life care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movement, ageing,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目 录

摘要	I
Abstract.....	III
第 1 章 绪 论	1
1.1 课题背景	1
1.2 提出问题	3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3
1.3.1 研究目的	3
1.3.2 研究意义	4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5
1.4.1 国外研究现状	5
1.4.2 国内研究现状	8
1.4.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0
1.5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1
1.5.1 研究内容	11
1.5.2 研究方法	12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4
2.1 人口老龄化理论	14
2.2 外出务工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14
2.2.1 新家庭经济学理论	14
2.2.2 复核决策模型	15
2.3 老年经济供养理论	15
2.3.1 经济供给“填补”理论	15
2.3.2 需求层次理论	16
2.3.3 社会交换理论	16
2.4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7
2.5 本章小结	18
第 3 章 研究设计	19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19
3.1.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9
3.1.2 相关定义	19

3.1.3 变量设计	20
3.2 模型构建	21
3.2.1 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照料的影响	21
3.2.2 子女外出务工对赡养费用的影响	22
3.3 本章小结	22
第 4 章 子女外出务工影响家庭赡养的实证分析	23
4.1 数据特征	23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25
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27
4.3.1 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照料的影响	27
4.3.2 子女外出务工对赡养费用的影响	34
4.4 本章小结	38
结 论	39
参考文献	41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权限	45
致 谢	46

第1章 绪 论

1.1 课题背景

《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国已有1.67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1.9%。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计划生育政策阶段出生率降低，相应减少了青年人口的比例，也体现了我国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的特点，目前我国的发展方式开始转变，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出生率有相对下降的趋势，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提升，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老龄化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地区发展模式，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相对较大，而且高龄老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例也相对上升，2018年，我国的ODR（即老年人口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重）已达到16.8%，为社会养老保障和家庭养老方面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外，老龄化趋势不断提升的今天，失能老人的照料问题以及失能老人的经济来源与生活保障问题也是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关注的难点和重点。子女外出务工以及城乡和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使农村地区的老人面临缺乏照料和缺少保障的难题。从经济角度来看，劳动力人口比例相对下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高，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少，青年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形成劳动力缺口，同时也会加大社会的养老压力。从民生角度来看，老龄化背景下的基层医疗资源的分配、社区照料服务的供给以及家庭赡养资源情况也需要引起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在家庭层面的影响也较为突出，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对家庭经济支出和储蓄以及二代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赡养压力的增加也深刻影响着家庭的代际关系，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和身体机能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成为家庭层面的难题，也深刻影响着家庭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老龄化的难题与困境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注的重点难题，也是世界性的发展困境。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的问题国家普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面临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发展困境。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老龄化背后的原因与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如生活成本的增加、抚养幼儿以及赡养老人的压力以及家庭观念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老龄化发展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在于政策原因。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由于政策性原因导致出生率的下降，这也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我国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相对较快，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和科学技术全面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现象，但是家庭层面的养老问题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加大。老年人生存的主要需求是经济需求，经济来源不稳定的老人仍然在老年人口中比较高，由于自理能力和生活能力的逐渐下降以及家庭经济压力相对增大，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家庭供养的模式也由于子女数量相对减少而发生进一步变化。多子女的老人的赡养责任往往存在明确的家庭分工情况，相对养老压力较小，老龄化背景下子女数量减少，为老人提供照料和经济支持的方式也因此发生改变，即代际支持的供给与需求逐渐显现出不平衡的趋势。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城镇化建设阶段经济水平综合提升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和产业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并创造更多产能。生活在相对落后地区的人口有向相对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沿海地区、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的发展空间相对较大，也吸引了可观的劳动力流入。劳动力外流意味着年轻劳动力要离开家乡，与父母居住距离相对较远，与父母见面频率相对较少，难以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留在家乡的老人的赡养问题也是近几年社会学领域持续重点关注的问题，一方面，社会学界关注老人的照料能否由家庭成员承担，子女之间如何分配对老人的赡养责；另一方面，微观经济研究领域也比较关注老人赡养费用的相关问题，例如在劳动力城乡和区域间流动的背景下，子女给予老人的赡养费用能否满足老人的日常需求，改善老人的经济状况。劳动力流出的地区相对落后，老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相对较少，基层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也面临着人力资源和地方财政的困难。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一方面面临身体机能下降的情况，另一方面也需要承担家务劳动和生活压力，此外，与子女距离较远，缺乏与家庭和社会的沟通也将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情况。近年来我国推行乡村振兴政策，重点关注了农村地区老人的社会保障问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会在家庭和社会层面造成一系列影响，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家庭赡养和社会保障的压力。但是，有关子女外出务工的研究和调查主要集中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方面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城镇化水平、返乡意愿和收入水平，对子女外出务工与家庭赡养情况的研究相对较少。

以人口老龄化为背景，考虑到子女异地工作与家庭赡养方面所存在的矛盾，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为家庭层面的经济决策和养老模式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也可以为基层养老保障系的建设以及养老产业的规范化发展以及区域产业布局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1.2 提出问题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以及城乡及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渐增强，子女外出务工现象更加普遍，并且人口跨省跨区域流动逐步推进了新型家庭关系的形成。子女选择工作地点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速度快，生活便利程度高的地区，这也体现出整个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劳动力流动以及不同区域人口结构的显著差异。子女选择外出务工一方面可以获得更为丰富、薪资水平更高的工作机会，使其具备赡养父母，供养家庭的能力。同时，子女外出务工意味着子女与父母不能共同居住，一定程度上不能及时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外出务工也加大了父母经济供养的压力。人口跨省跨区域流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留守老人居家养老方面的困境。在养老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方面，由于子女外出务工未能与父母共同居住，老人面临少子化以及照料缺失的养老困境。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CFPS 数据中 2018 年 60 岁以上的老人样本，研究老人所在的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子女给予老人的照料时长和经济支持的影响，并进行相关性研究。本文假设老人所在家庭中，研究子女外出务工情况对老人获得代际支持情况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反应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以及城乡地区家庭养老面临的显著问题，分析相关养老政策的有效性，并且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因此需要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其相关性、相关性是否显著进行研究。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1.3.1 研究目的

随着老年人口年龄的增长，老龄人口对家庭照料、医疗服务、经济资助的依赖性更强。因此，赡养老人需要家庭承担更多的医疗费用和赡养费用，并且付出更多照料时间，照料老人的机会成本在于由于家庭照料而减少工作时间，进而减少收入水平。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子女就业选择的现实性因素，外出务工和人口流动使减少了子女的家庭养老照料参与度，城镇地区生活成本和住房成本的提升也提高了父母对子女的经济供给水平。以上因素使留守家庭的老人面对缺乏照料和经济支持的养老困境。

以往家庭养老的相关研究较多的是从子女相关的调查数据出发，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进行的行为分析，且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根据生活体验为主，而关于家庭赡养和劳动力外出的定量分析相关的研究较少。从数据统计分析的角度能够更加具体的反映老年人照料和经济支持相关的现状以及具体影响因素。并且能够通过对样本分组回归的结果识别不同老年群体家庭养老方面的困境和现

状。子女外出务工能否提高老人得到的经济资助，子女外出务工的选择和收入水平能否影响家庭照料和经济支持的总体水平，老人获得家庭照料的情况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子女选择外出务工能够获得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但子女外出务工也减少了参与老年人生活照料的频率。家庭中子女之间在父母养老方面存在责任分工，多子女的家庭中承担照料责任的子女相应减少了经济支持的参与。

为了揭示老龄化背景下，家庭赡养负担受到子女外出务工情况的实际影响。本文以老年人视角的相关状况为基础，研究影响家庭赡养负担相关因素。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 (1) 子女外出务工将如何影响家庭赡养费用支出水平？
- (2) 子女外出务工将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照料？
- (3) 子女外出务工如何影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会造成什么养老困境？

1.3.2 研究意义

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将研究子女外出务工情况对老年人获得照料资源以及赡养费用情况的影响，研究意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本文以社会学理论和相关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且基于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和提出假设，通过数据收集和回归分析的方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微观家庭层面的家庭赡养情况。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和丰富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关于代际支持的相关理论，并且有助于将社会学和经济学相关的理论运用于家庭赡养和社会养老体系建立的实践之中。

第二，本文参考了关于家庭养老与子女外出务工的社会学调查文献，并且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更全面的分析老龄化背景下家庭赡养的相关负担以及劳动力流动情况对家庭经济的相应作用。丰富了代际支持以及劳动力流动方面的定量分析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老年人的养老现状以及养老困境，也可以体现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赡养责任分配以及家庭赡养资源的影响，研究结论也有助于解释现行养老体系建设相关政策的合理性。

第三，本文的相关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群体老年人的养老困境，也能够反映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养老照料负担的作用效果，本文的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家庭层面的经济决策和养老模式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也可以为基层养老保障系的建设以及养老产业的规范化发展以及区域产业布局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1.4.1 国外研究现状

1.4.1.1 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

Silver Stein (2011) 针对中国劳动力人口流动的相关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的子女比未外出务工的子女更倾向于为父母提供经济资助，而父母也更倾向于为外出务工的子女照顾孩子，在典型的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子女选择外出务工能够改善父母的经济状况，父母为其照顾孩子能够一定程度上体现代际之间的互动^[1]。Knodel (2007) 等在泰国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劳动力流出较多的村庄进行调查和分析，其研究结果也表明多数老年父母能够获得来自子女的经济资助，大多数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相比子女未外出务工的老人有了显著提升，但是老年人的消费方式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2]，Sylvie Demurger (2016) 研究了子女给予老人的赡养费用对老人消费和储蓄情况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提高了老人的经济收入，也增加了老人的日常消费和医疗消费，医疗消费的增幅要相对高于日常消费的增幅，而且老人获得更多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之后，老人的储蓄情况也有所增加，投资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他们还发现，子女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对二代子女的教育支出，这一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3]。甚至在 Quanrun Chen (2017) 的研究结果中，劳动力外流的趋势在未来 30 年都是相对显著的，城乡收入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水平相对高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养老和医疗会成为政府部门持续关注的难题^[4]。Carriker (1993) 研究发现，对于从事非农业工作的群体，其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从事农业工作的群体。中国的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职业大多为非农业性质的工作，那么我国外出务工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就相对较高，其边际储蓄率就会比未外出务工的群体低。近年来外出务工收入和本地工作的收入水平差距因行业而异，对于某些传统行业，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与非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差距缩小^[5]。老龄化背景下高龄老人的赡养压力相对较大，高龄老人的子女为了家庭赡养以及进行自身养老储蓄，在工作选择的方面更倾向于在家乡工作，兄弟姐妹数量较少的劳动者也有返乡务工的倾向。Sana (2005) 选取了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样本，调查了子女外出务工之后向家中汇款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家庭对外出务工的选择表示支持，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来看，子女外出务工使家庭经济有所好转，对于家庭来说是相对优化的选择^[6]。Graeme Hugo (2002) 等对墨西哥四个地区的农村样本进行关于子女外出务工的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子女寄回家的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家庭经济压力，老

人的生活质量、自我照料以及维持日常生活的能力也有所改善^[7]。Vullnetar (2008) 的研究发现, 子女外出务工相应增加的经济支持并不能弥补家庭照料资源的缺失, 由于缺乏照料导致的相应心理和健康问题相对显著, 经济支持难以填补老人用于疾病治疗等的需求^[8]。

1.4.1.2 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

多数学者认为子女外出务工减少了家庭用于照料的资源分配, Susan 等 (2000) 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照料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 他的研究表明女性老年人中丧偶老人和失能老人的比例相对较高, 生活照料方面也更加依赖子女^[9]。James Greene (2000) 研究指出, 外出子女所在的家庭中能够提供生活照料的人数更少, 对农村地区老人的身心健康以及生活保障具有负面影响^[10]。Yang Hongyan 等 (2021) 认为, 对于老人来说, 生活自理能力体现了老人实现自我照料以及维持自身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 通过这一指标的度量情况可以判断老人的失能程度以及对照料的需求程度, 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老人的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状态^[11]。Robine (1993) 发现, 美国将近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相当一部分老人也受到了失能的困扰, 失能老人的日常生活和起居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 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需求程度与其个体特征因素和地方政策因素等有关^[12]。Andreas (1999) 学者提出环境因素、社会稳定性、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老年人的日常行为习惯和患病情况等因素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老年人自我照料和维持日常生活起居的能力, 子女外出务工对于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居住模式的方面, 但居住模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间接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13]。Heather F. Randell 和 Leah (2014) 的研究指出, 家庭照料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养老照料的最主要形式, 社会照料的占比相对较小, 但是社会照料的比例近几年有所上升, 社会照料的形式相对多元化, 但社会照料也是以家庭为依托, 采用居家服务的形式对老人的身体健康和与社区的沟通加以保障^[14]。Peter McDonald (2004) 指出, 地区的文化认同以及家庭传统、家庭人口组成以及家庭聚居程度, 家庭经济水平和个人支付能力以及家庭中子女之间的责任分工和照料与支持的意愿都可以影响家庭养老保障的情况^[15]。Anderson 和 William 的研究表明, 尽管一些老年人对住在养老院这一选择持有支持和认可的态度, 但他们仍然希望能从家人的定期探访中得到照顾和照顾。机构照护不能完全照搬家庭照护, 缺乏专业从事照料的相关人员以及资金支持压力相对较大, 这些因素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心理健康。子女的定期照料和探望在实质上与机构和专业化照料服务是不同的, 人口流动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 经常性的子女探望和照料对老人和子女来说都是相对负担较小且实

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如果老年人在需要照料时无法寻求伴侣和子女的照料，那么正规的机构护理也会成为有效的选择^[16]。

1.4.1.3 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Adhikari (2011) 通过对多个地区子女外出务工情况调查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或异地工作并不一定能够显著影响老人的自我照料能力、自我调适能力以及身体和心理素质。但是很多学者的看法与这一说法有所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子女外出务工的情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和生活习惯以及个人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等因素，进而对老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进行间接的影响^[17]。Dawei (2016) 和 Bihong Huang (2016) 的研究结果阐述了这一观点，Dawei 根据一定的老人自理能力指标进行评分计算出反映老人身体健康的相关指标，对老年人来说，增加一位外出务工的子女，老人的健康水平指标就相应下降 7.59 个百分点，说明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是一定程度上具有负面影响的^[18]。Bihong Huang (2016) 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探讨外出务工如何影响父母的自我照料能力、自我调适能力以及身体和心理素质，研究结果表明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患有慢性疾病的 proportion 相对较高，综合身体健康水平也相对较低，同时农村女性老年人和没有工作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健康问题的影响^[19]。Antman (2010) 对墨西哥移民情况的相关调查发现，墨西哥的老年群体中，有子女到美国务工或者移民的老人，其生活能力和健康评分相对较低，并且患有中老年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相对提高^[20]。

1.4.1.4 老龄化背景下的福利政策

Shimizutani 和 Oshio (2016) 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对日本社会养老金资金池的储蓄预期以及公民申领养老金的预期情况进行进一步探讨，对养老金申领行为的决策情况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早期工薪阶层申请养老金的模式以及决策对当代养老金资金池储蓄和预期情况都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应对社会保障的压力，改善养老金系统收支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21]。Vogel (2017) 等人预测，以工业化为主的发展模式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产业模式下，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的变动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老龄化相对严重的国家来说，进一步吸纳海外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的内部构建以及提高退休年龄这三种方式较多用于应对老年人口比例提高和社会养老压力增大带来的社会问题^[22]。Antaman (2012) 的相关研究中提到，子女外出务工对于不同发达程度的地区老人获得养老资源的模式影响有所不同，而针对劳动力外流的现象很难在一些地区引入有效的社会养老资源^[23]。ShaoQuan 的相关研究中提到，农村子女外出务工的行业选择与收入具有相关性，对子女务工行业相关分类分析有助于地方养老福利政策的进一步优化^[24]。Blake 和 Mayhew (2006) 的相关研

究中提到，根据相关算法预测，英国的老年养老金福利水平将很难维持在近几年的水平，养老金水平的维持一定程度上依托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力价值，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压力，生育率的回升对这一现象也具有正向影响，但存在一定的延迟^[25]。Jin Kim 和 Young Choi 的研究表明，在韩国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长期护理保险的引入后，老年照护责任方面的家庭义务有转化为国家义务的趋势，但政府在调节成本结构和市场模式方面存在困难，普遍存在的家庭主义观念也是这一福利制度的阻力^[26]。

1.4.2 国内研究现状

1.4.2.1 劳动力外出背景下的照料模式

有学者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以代际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结构呈现出横向化和相对小型化的演进趋势。老人照料的模式也进一步呈现出多层次化和多元化的特点。马强（2010）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对长期照护的需求力度相对较高，对老年人提供长期家务照料、衣食起居照料以及必要的疾病照料是目前养老照料中最为关注的普遍形式，承担照料的主体一般是家庭、社会组织和专业化机构^[27]。

赵强社（2016）的调查结果显示，传统文化和地区文化观念对家庭养老模式和家庭养老主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通过将过代际之间社会观念的普遍认同作为赡养老人模式选择的指导^[28]。子女的数量也显著影响着当代老年人获得代际支持的程度和方式，比如徐俊（2016）利用相同数据的回归分析也发现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的父母对与子女同住的这一选择有更显著的偏好，对专业化的相关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也持有肯定的态度^[29]。

方黎明、王琬（2013）对多个地区失能老人健康状况和照料情况以及经济来源等进行调查，东部地区来年人口占比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但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生活相对便利，婚育时间相对较晚，老年人养老观念相对更加开放，可供选择的模式也相对较多，老人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相对来说是较好的^[30]。王萍和李树苗（2011）两位学者通过在多个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获得相关实验数据，进一步分析老年人自我照料和维持生活能力的相关影响因素，调查结果发现，日常照料和来自子女的经济资助对高龄老人的自理能力和身体健康状态都具有相对显著的影响，在低年龄段的老人群体中，经济支持对老人自理能力和健康状况的影响较为显著，高龄阶段的老人身体健康以及自理能力更多的受到其获得照料水平的影响^[31]。

石人炳（2012）的研究发现，人口的地区间和城乡之间的流动使子女与老人由于异地居住而改变了传统以代际关系为主题的家庭关系结构，同时也弱化

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部分外出务工的子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断淡化代际互动的参与意识。这种情况下老人需要面对更大的养老压力以及精神层面的压力^[32]。左冬梅和李树苗（2011）的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关系结构和代际支持模式，同时使女性在家庭养老的层面承担更多责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观念中依靠儿子进行养老关怀的思维模式和观念^[33]。张梦迪（2018）的研究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加深了子女和父母在居住距离和思维观念方面的分化和差异，对于距离子女较远且思维观念落后的老年人来说，家庭照料水平相对较低，难以满足老年人对照料的需求和精神赡养层面的需求，因此老人更多程度地依靠社会养老和社区关怀，但是多数地区的社区养老政策落实程度受制于财政压力和执行难度，外出务工引起的家庭照料相对缺失很难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弥补^[34]。穆光宗（2018）的研究发现，随着养老产业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专业化养老机构的正式照料也逐渐成为老年人较为肯定地选择，对于子女来说，来自子女的精神支持和精神赡养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显著提升^[35]。卢姿潼（2019）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自我照料和自我调适以及维持正常生活的能力逐渐衰退，还有相当一部分老人患有慢性疾病并且面临相应的由于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子女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承担的赡养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对老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较为重要的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这些方面相对缺失能够造成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相应家庭负担^[36]。

1.4.2.2 子女外出对农村老人经济支持影响

苏跃辉和郑思海（2010）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与养老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发现，当人们预期的相对养老支出压力相对增加或者有增加的趋势时，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考虑，人们会减少经济支出和消费水平，并且更有意识地进行储蓄^[37]。郑拓（2020）的调查发现，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能够将自己的相应收入用于支持家庭经济，外出务工收入对于多数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来说是相对主要的收入来源。外出务工的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丰富了家庭经济支持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家庭的收入水平，促进了家庭收入结构的改善。对于相对贫困地区的家庭经济具有较大的改善幅度^[38]。龚旭峰（2018）利用中介检验和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代际支持、老年健康水平以及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结果发现，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确实存在^[39]。孙金明（2017）学者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贫困状态的相应影响，子女外出务工能够一定程度上使家庭的贫困程度降低，但是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方面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外出子女照料缺失导致的健康和自

我照料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老人有了更充足的经济来源，可以用于自身慢性疾病的治疗和健康水平的维护，从而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40]。刘二鹏和张奇林（2018）认为，父母获得的代际支持不仅与子女的居住选择和收入水平相关，也与家庭层面的因素有关，子女由于外出务工减少的代际支持水平和社会保障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化可以从切实提升老年人获得感以及生活照料的水平出发，发挥社区工作的灵活性^[41]。

1.4.2.3 劳动力外出对社会养老体系的影响

刘德浩（2020）针对建立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政策执行问题，提出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于养老产业的运营模式相结合，提高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扩大社区服务的规模^[42]。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从相对落后的地区和部门流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的速度进一步降低，社会活力和创新水平都受到了较大影响，这些地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执行压力和经济压力。例如蒋军成（2017）提出，劳动力大量外出改变了家庭的人员结构，也影响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组织功能，社会照料体系的建设在当今劳动力外流和老龄化趋势增强的背景下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43]。姜丽芙（2011）认为，在有条件的农村社区地区建立行之有效的“时间储蓄银行”制度能够有效调动社区组织的积极性，进一步应对老龄化以及青年人口流动背景下的老人赡养问题。这一制度是指由低龄的老人群体和社区工作者向需要照料的老人群体提供义务日常照料，待老人需要照料时按照之前提供照料的时长可以获得相应的照料，这一制度加强了老年人与社区的互动^[44]。邱幼云（2011）认为，劳动力流向距离家乡较近的相对发达地区对家庭总体效用来说是相对优化的选择^[45]。风笑天和王晓春认为，政策调整对中国社会既成的家庭结构式不会造成很大的改变^[46]。

1.4.2.4 老龄化对社会劳动力供给的作用

赵国庆和姚青松（2018）在分析经济增长要素的过程中，建立以消费、投资以及政府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增长框架，在建立传统经济增长框架的同时引入了年龄结构因素，年龄结构即为各年龄阶段调查人口的占比，年龄结构因素通过影响消费和储蓄模式以及劳动市场的供需平衡以及收入预期，进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47]。张秀武和赵昕东（2018）使用 1997-2014 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与少子化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老龄化能够降低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48]。

1.4.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出生率的不断降低，在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的背景

下，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点关注内容，也是社会科学领域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劳动力外流也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劳动力的跨区域以及城乡之间的流动改变了家庭结构和家庭养老的现状，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也影响了地区经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有关老龄化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层面，关注的重点包括收入分配的区域差异、劳动力的边际收入、地方医疗水平和医疗保障问题的相关研究。而对于老人家庭赡养的分析，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研究和相关地方调查的描述分析，以及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重点影响因素等，老龄化背景下在微观层面影响家庭养老照料和家庭经济供养，这类研究目前相对较少。本文尝试对劳动力流动背景下我国老人整体状况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并且探讨老人获得家庭赡养的情况及相应影响因素。

国内多数学者倾向于以定性分析的方式展开关于家庭赡养的研究，而定量分析的研究大多基于区域性的调查结果，研究方法多为描述性定量分析。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相关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是否对家庭赡养费用水平带来显著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证。故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子女外出务工如何影响老人获得的照料时间和经济支持，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能否得到更多经济支持，家庭经济状况能否得到改善，老人生活质量是否提高，子女外出务工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否填补老人的日常生活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本文可以对此展开进一步探讨。

1.5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5.1 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以老人的视角出发，在老龄化背景下，外出务工对家庭代际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家务劳动等方面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供给“填补”理论分析外出务工情况对子女赡养老人的净经济支持的影响，图 1-1 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技术路线图。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提出问题研究的背景、选题的原因和研究的目的，阐释之前学者已经研究到的内容和本文的创新点，以及课题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接下来要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分析，比如多数学者进行子女外出务工的相关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进行定性分析，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献相对较少。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和国内研究可能由于国情和环境的不同结果存在差异。

(2) 本文依据社会学相关理论和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相关理论分析并且提出假设，依托社会学相关的社会交换理论以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可以分

析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养老面临的压力和困境。结合家庭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家庭的复核决策模型可以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在家庭效用方面的影响，同时可以从经济成本的角度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赡养的影响。理论的应用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理论基础是一篇文章的基石，实证研究也是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对出现的现象进行验证和总结。

(3) 建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实证证明，分析数据特征和模型回归的结果，进行经济学意义的分析。关注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照料时间以及赡养费用相关的影响，并且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老人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4) 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到结论，是否与前文提出的假设能够相互对应，并且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提出建议。最后要总结出文章的不足和将来研究的具体方向。

1.5.2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 在探究经济支持和照料、社会保障和老龄化的理论机制时，充分运用了现有文献的分析结论。同时，在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部分也参考了相关文献，通过归纳现有文献的研究侧重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结合现阶段相关养老政策和热点问题进一步选择文章侧重点，文献分析和理论政策学习为本文的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理论分析 关于家庭养老照料、家庭养老经济支持、外出务工与异地工作以及老龄化的研究逻辑是首先基于社会经济现象出发，从基础理论和文献中提炼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再运用中国代表性家庭的微观数据进行充分验证。

(3) 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子女外出务工情况对家庭养老照料的影响，结合家庭赡养的现状以及子女外出务工情况的相关数据进行初步分析，进行研究设计，通过对所选取的样本进行基准回归和分组回归，关注子女是否能够经常照料老人以及对老人的照料时长。进一步结合分组回归结果分析家庭赡养和子女外出务工的城乡差异，以及不同年龄段老人的赡养情况差异。根据实证结果进一步讨论老龄化以及人口加速流动的背景下城乡家庭的养老困境，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第二部分研究子女外出务工情况对家庭养老经济供养的影响，通过对所选取的样本进行基准回归和分组回归，关注子女是否给予老人经济支持以及给老人经济支持的额度，最后总结实证分析的结果，综合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赡养费用和照料时间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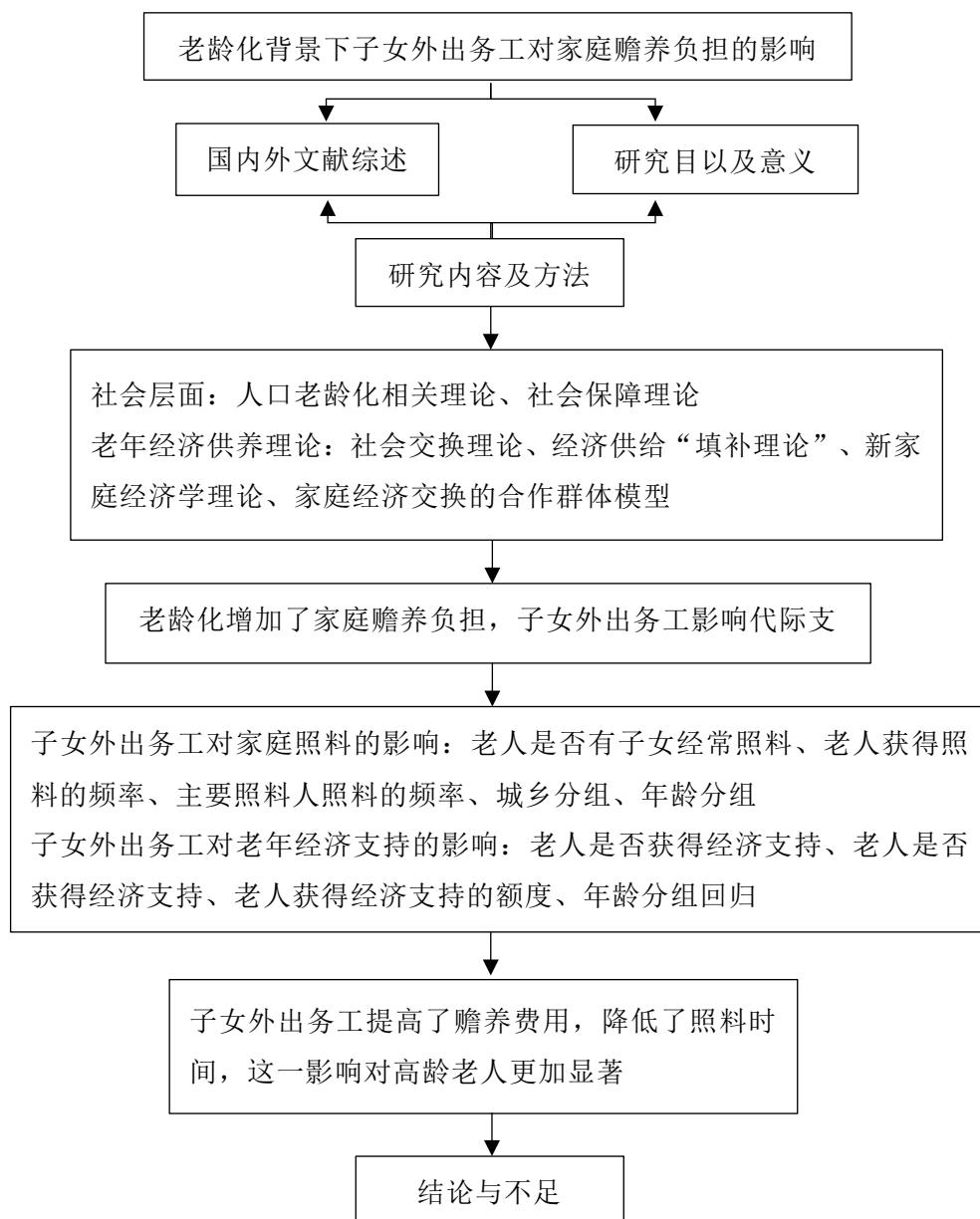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图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人口老龄化理论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较大，老龄化的速度比经济增速大，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近些年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1965年，联合国人口司提及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后，世界各国及经济学家开始广泛关注。随后，人口老龄化被定义为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这也是当前国际社会上公认的定义方式。老龄化所形成的原因背后蕴含了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主要的原因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的完善和育儿成本的提升，生育率在高收入国家普遍下降，随着带来的是新生人口结构的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与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平均寿命逐渐延长，死亡率的降低导致老年人口的比重也得以上升。

关于老龄化所形成的不利影响，现有研究也非常丰富，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下降，社会生产力下降，而由于老龄人口不参与社会生产而需要获得养老保障，所以人口结构的偏移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速率变慢，不利于经济增长。二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会导致社会储蓄增加，消费和投资减少，老龄人口掌握大量的社会财富会迫使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流向养老领域，对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当然，关于人口老龄化在微观领域的研究当前还处于发展阶段，一个直观的逻辑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会使得家庭养老压力加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养老保障相对不完善和依赖家庭养老的国家，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加会改变家庭经济行为，包括预防性储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等。从代际经济行为的视角来看，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家庭劳动力减少会迫使子代承担更多的成本，这种成本可能会延伸到下一代。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下的微观经济运行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2.2 外出务工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2.2.1 新家庭经济学理论

贝克尔（1965）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指出，利他主义贯穿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基本过程之中。家庭受经济理性等因素的影响。子女外出务工的决策不仅是子女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同时也是家庭层面考虑到代际之间的社会交换

平衡之后，充分考虑家庭效用的改善做出的决策。从社会交换的角度和传统家庭观念的来讲，子女长大后会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老人自我照料、自我调适以及维持个人稳定生活的能力相对下降，家庭作为一个经济体，同时受到经济驱动力以及利他主义的影响。子女在老人需要照料和经济资助时会付出相应的时间和赡养费用，但是付出照料时间将会产生机会成本，使子女收入水平下降，家庭效用也因此受到影响。对于已经能够获得照料的老人来说，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来说是相对较好的选择，子女外出务工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可以进一步帮助老人改善生活质量和填补医疗支出的需要。

2.2.2 复核决策模型

Bergstrom 的复核决策模型以家庭效用函数为基础，在家庭决策过程中，每个家庭成员都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家庭效用取决于家庭成员个人效用的整体情况，家庭效用函数也是每个家庭成员个体效用函数的整合，依据家庭成员在家庭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和话语权来进行家庭效用函数的整合和设计。

对于老年家庭，家庭效用的函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父母效用的相关函数和子女效用的相关函数进行的整合与设计。一般我们假设子女用于照料父母和工作的时间总和是固定的，照料父母一定程度上要减少工作时间，外出工作也会挤占为父母提供照料的时间。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在于因照料父母而减少工作时间，相应减少的那部分收入。选择外出务工的子女可以通过增加工作时间而相应提高其收入水平，进而增加家庭层面的收入和对老人的经济供养。子女的总效用由于收入增加而有所增加，但是老人虽然能够获得其他子女以及配偶的照料，老人总体的照料时间还是相应减少了，实质原因在于子女外出务工减少了家庭可以提供的潜在的照料资源。

2.3 老年经济供养理论

2.3.1 经济供给“填补”理论

这一理论在我国最早是由桂世勋、倪波提出的，老年人从子女那里得到的经济供给总量，大致能够填补老人个人收入水平和老人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经济支出之间的差额，同时子女也从利他性的家庭经济决策思维出发，子女具有为老人提供经济资助的意愿。也就是说，子女有意愿给予老人赡养费用来使老人维持日常生活，但是子女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收入也相对受限，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也有一定的限度，即老人获得能够填补个人日常生活的赡养费用之后，子女为其提供的赡养费用增加的概率就相对较小。老人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经

济来源与其实际获得的经济收入之间的缺口，在当今的养老模式和养老体系中多由子女进行缺口的填补，此外，社会保障也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予老人一定的经济支持。有条件的地区通过进一步优化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建设，为基层养老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2.3.2 需求层次理论

需求层次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43）提出的行为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马斯洛的研究表明，人是复杂的，人类的需求层次可以用需求金字塔的形式进行描述。在需求金字塔的构成方面，由底部到顶端的排列顺序即为低层次需求到高层次需求的顺序，按照人类需求的层次，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要构成了人们的基本需求，通过社交进入社会以及获得他人尊重的需求是较高层次的需求，最高层次的需求是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需求。需求的实现也是由基础阶段向更高层次的阶段实现的过渡。对于老年人来说，每一个层次的个人需求都离不开经济来源的支持，经济保障方面的需求对于老年人来说贯穿了生存需求的整个过程。

2.3.3 社会交换理论

老年人养老保障问题可以用社会交换理论解释，这一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1964）提出的。我们可以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际互动属于社会交换的范畴。父母抚养子女的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养老的一种保障，子女成年后在父母需要支持的情况下能够及时给予相应的支持，作为父母抚养子女付出时间和抚养费用等的一种回报，从代际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养儿防老的思想属于社会责任的分配和交换。但是这种交换对于处于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具有不同的个人效用，对于子女，年轻时获得父母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基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支持和家庭决策的利他性思维模式的，父母年老时，子女往往在照料父母方面受限于个人的经济状况和资源置换方式，而老人作为需求照料的一方，在家庭资源交换中主动权较少，缺乏生活资源的老人想要依据社会契约得到保障变得相对困难。

高建新等（2012）提出中国的家庭代际支持可以通过合作群体模型解释：老年父母仍然是家庭资源分配的中心，子女基于老年父母的需求提供代际支持；老年父母也在继续为成年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子女则基于互惠原则给提供较多支持的老年父母以更多的实际支持回报^[47]。

2.4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人口老龄化相关理论解释了老龄化的内在原因以及老龄化对社会以及家庭的相应影响，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思路。社会交换理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以及需求层次理论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介绍了代际支持的供给与需求原理，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和复核决策模型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解释了家庭决策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家庭效用两个方面探究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效用的影响。本文以老龄化相关理论、老年人经济供养相关理论以及家庭效用最大化相关理论为依据，提出相应的假设，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假设情况进行验证。

子女外出务工一方面提高了子女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对老人的照料时间，老人子女较多的情况下，赡养老人的责任由子女共同承担，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对家庭照料分工的研究表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或居住地距离老人相对较近的子女更倾向于为老人提供照料，而外出务工的子女或者收入水平较高的子女倾向于提供相对更多的经济支持。也有学者认为外出务工对家庭照料和赡养费用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理论分析。

第一，子女外出务工影响了家庭养老的结构。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趋势意味着子代将要承担更多的赡养压力。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依赖性较高，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老龄化背景下，家庭中老人的占比相对提高，子女赡养负担加重，子女外出务工进一步使家庭规模减小，对家庭养老的模式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老龄化为背景，并且结合我国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特点，关注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赡养情况和子女外出务工现状。

第二，对多数家庭而言，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和照料时间取决于老年人的需求水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际互动属于社会交换的范畴。父母抚养子女的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养老的一种保障。子女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为家庭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填补老人维持日常生活的客观需要。子女外出务工获得更多工作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子女外出务工能否一定程度上提高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水平以填补老人日常生活和维持身体健康的需要，是本文关注的内容。

第三，根据复核决策模型相关理论可以得出，子女外出务工能够提高子女自身的效用水平，子女外出务工提高了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水平，老人的个人效用也因此增加。子女用于照料父母和参与工作的时间总量相对固定，照料父母一定程度上要减少工作时间，外出工作也会挤占为父母提供照料的时间。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在于因照料父母而减少工作时间，相应减少的那部分收入。选择外出务工的子女可以通过增加工作时间而相应提高其收入水平，进而增加

家庭层面的收入和对老人的经济供养。但是子女外出务工实质上减少了家庭用于照料的资源。

第四，子女外出务工提升了子女的效用水平，在老人已经获得照料的情况下子女外出务工能够提高家庭效用。家庭经济学的观点以家庭效用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基础，并且认为子女外出务工的决策是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子女外出务工能够提高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进而提高家庭效用。而家庭照料的效用随着老人年龄增长而增长，因此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子女外出务工提高了经济支出水平，这一效用的增加或许不能弥补缺失照料减少的效用。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子女外出务工降低了老人获得日常照料的可能性，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获得的家庭照料的时间也相对较少。

假设 2：子女外出务工提高了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获得的赡养费用也相对较高。

2.5 本章小结

本章是文章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人口老龄化理论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为本文的选题提供方向；其次结合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和家庭效用复核决策模型论述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效用的影响，并且结合代际交换的社会交换理论以及经济供养“填补”理论，探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如何影响对家庭人员组成以及赡养资源，文章将结合实证分析对此展开讨论。本文将关注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居家照料以及获得子女经济资助的相关影响，并且探讨外出务工情况下家庭赡养模式的相应变化，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分析针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变化做出的政策改变。

第3章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3.1.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 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组织实施，调查样本的范围较广，能够包含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家庭数据，并且家庭问卷中体现了家庭人员代际互动、家庭赡养以及人口流动等信息，能够较大程度的适用于本次研究。选择年份最为邻近的数据进行分析整合，能够最大限度地描述当下家庭养老和子女外出务工的相关现状。

在使用数据之前，首先整理成年数据库中的老年样本数据，包括子女照料老人进行家务活动的频率、子女给老人的经济支持金额、老人的最高学历、性别、年龄水平、健康评分、是否患有慢性病等，以及老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和起居家务照料的相关数据，例如老人获得子女生活起居以及家务照料的频率、获得子女经济资助的相关额度等。再对整理家庭数据库中关于子女外出务工的相关信息以及家庭特征相关信息。然后将老人的个人信息与家庭经济信息相匹配，得到包含家庭成员综合信息的数据。最后使用相关数据进行变量设计。

3.1.2 相关定义

中国养老的“反馈模式”由费孝通教授提出，即父母养育子女长大，子女也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在中国，家庭养老的主要范畴仍然是由子女赡养老人，本文结合家庭养老相关概念，将家庭赡养负担定义为以家庭为单位为老人付出的照料时间和赡养费用。照料时间以生活起居和家务照料和生病照料为主，赡养费用以老人获得的经济资助为主。本文将老人获得的净经济支持定义为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的赡养费用与老人给予子女的经济资助之间的差额，将经常照料定义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的频率不少于每周三至四次。将为老人提供最多生活照料时间的子女或与老人同住的子女作为老人的主要照料人。

CFPS 基线调查中的家庭经济问卷中包含了外出务工人员名单和外出务工人员工作地的相关信息，对流动人员的定义为打工或者居住地与家庭所在地不在同一区县的家庭成员。因此本文将“外出打工”定义为工作地与家庭所在地区县不同。

3.1.3 变量设计

被解释变量包括老人获得的家庭照料和经济支持两个方面，家庭照料的变量包括是否有子女经常照料老人、老人获得照料的频率、主要照料人照料老人的频率以及老人生病是否依靠子女照料。经济支出方面的被解释变量包括老人是否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老人是否获得净经济支持以及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额度。本文将家庭赡养负担定义为子女为了赡养老人付出的照料时间和赡养费用，本文以老人获得的家庭照料次数表示赡养时间，以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表示赡养老人的赡养费用。

本文选取“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打工”作为子女外出打工情况的主要解释变量。以探究子女是否选择外出务工如何影响对老人照料情况以及子女经济支持情况。参照宋璐和李树苗(2012)子女外出务工影响家庭养老分工的研究^[50]，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家庭层面两大类。个人层面对应：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居住地状况、是否领取养老金；家庭层面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家庭规模等，表3-1介绍了本文选取的相关变量。

表 3-1 变量设计

变量	符号	定义
子女照料的水平	<i>care</i>	老人获得子女照料的频率总数
经济支持	<i>money_support</i>	老人获得子女经济供养金额之和，单位（千元）
是否经常照料	<i>cc</i>	是=0，否=1
是否获得经济支持	<i>eco</i>	是=0，否=1
是否有子女外务工	<i>work</i>	家庭中是否子女外出务工 是=0，否=1
性别	<i>gender</i>	男性=1，女性=0
年龄	<i>age</i>	老人的年龄
健康	<i>health</i>	不健康=1，一般=2，比较健康=3，健康=4，非常健康=5
家庭规模	<i>family</i>	与家庭有经济联系的家庭成员数量

表 3-1 (续表)

变量	符号	定义
教育	<i>edu_last</i>	文盲=0, 小学=1, 初中=2, 高中=3, 大学=4, 研究生=5
婚姻状况	<i>marriage</i>	已婚(有配偶)=1, 其余=0
是否领取养老金	<i>pension</i>	是=1 否=0
城乡	<i>urban</i>	城镇=1, 乡村=0
家庭环境	<i>family_rich</i>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在当地的分位数
是否与子女同住	<i>living</i>	是=1, 否=0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i>ill</i>	是=1, 否=0

3.2 模型构建

3.2.1 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照料的影响

研究子女外出务工对养老照料的影响, 选取的因变量包括老人获得照料的时间、老人是否有子女经常照料以及老人生病是否靠子女照料。人获得照料的时间是这一变量数据含有一定数量的零值, 因此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对于形式为虚拟变量的因变量, 使用 Logit 估计。

在本章的模型中: $care_i$ 代表老人获得照料的水平, cc_i 代表老人是否有子女经常照料, $work_i$ 代表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 mc_i 代表老人的主要照料人为老人付出的照料时间, sc_i 代表老人生病是否依靠子女照料, 本文关于被解释变量的表达式如下。

$$care_i = n_0 + n_1 work_i + n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1)$$

$$cc_i = n_0 + n_1 work_i + n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2)$$

$$mc_i = v_0 + v_1 work_i + v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3)$$

$$sc_i = h_0 + h_1 work_i + h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4)$$

3.2.2 子女外出务工对赡养费用的影响

为了分析女外出如何影响老人获得经济资助的情况，将“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设为主要自变量，选取包含家庭情况、老人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并且进行实证回归分析。考虑因变量的选取涉及到 0-1 变量，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是否得到经济支持的影响可以选取 Logit 模型。本文使用 OLS 回归的方式进一步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得到的经济支持额度和净经济支持额度的影响，设立的 OLS 模型和 Logit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netsupport_i = u_0 + u_1 work_i + u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5)$$

$$eco_i = w_0 + w_1 work_i + w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6)$$

$$ns_i = qu_0 + q_1 work_i + q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7)$$

式中 $netsupport_i$ 表示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额度； eco_i 表示老人是否获得经济支持； $work_i$ 表示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 ns_i 表示老人是否获得净经济支持。

3.3 本章小结

本章是整个实证检验部分的基础。首先对数据的来源、数据的基本处理方法、变量选取进行了概述；接着进行了模型设计，以本章为基础可以根据收集到的数据的特点以及提出的假设进行计量模型的设计和构建。第三章是整个实证环节的开端，模型构建部分根据前人已有的理论和模型找到自己文章的着力点和创新之处。提出的相关假设也为整个实证检验部分提供了基本的构思。

第4章 子女外出务工影响家庭赡养的实证分析

4.1 数据特征

表4-1和表4-2呈现了“子女提供的衣食起居照料”和“老人收到的经济支持”的相关数据分布。由表4-2可知，“同时获得赡养费用和照料”的老人占全部样本的比重的25.8%。这个比例表明，子女对老人进行生活照料同时承担经济支持责任是较为普遍的，并非少数。分城乡看，得到子女经常照料的老人的农村样本占比高于城镇样本，体现了农村地区的老人获得子女照料相对来说更加普遍。城乡老人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的家庭占将近30%的比例，农村家庭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家庭。接近70%的老人能够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31%的老人能够经常获得子女的生活照料，农村样本的占比均高于城市样本。

另外，“获得子女经济供养”和“获得生活照料”的老人约占68%和31%，与城市样本相比，农村样本的这两个比例更高。农村地区子女承担赡养父母的情况更加普遍。从子女外出的情况来看，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得到子女经常照料的比例低于无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从表4-3中的老年慢性病与疾病照料的情况来看，对于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来说，生病照料依靠子女的比例相对未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较高。在前面由于本文从老人的视角出发，因此家庭“赡养支出”就代表着对于样本老人来说，来自老人所有子女为其提供的经济帮助的总额，本文以子女为其提供的经济帮助的总额反映家庭赡养的经济负担。

图4-1介绍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患有慢性疾病人数的情况，由图中数据可得，65岁以下的老人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数相对较少，65岁以上的老人中，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比例较高，大多数7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图4-2介绍了不同年龄段丧偶人数的占比，由图可知，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丧偶人数的比例不断增加，且70岁以上的老人丧偶人数占比最大。

表4-1 老人照料的相关数据

	农村老人		城镇老人		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		无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有子女经常照料	757	0.33	593	0.28	296	0.24	1145	0.36
未得到经常照料	1535	0.67	1528	0.72	935	0.76	2036	0.64
总数	2292		2121		1231		3182	

表 4-2 相关数据特征分析

类别	样本总体	占总体样本百分比	城镇	占城镇样本百分比	农村	占农村样本百分比
获得经济支持	2983	68	1300	62	1684	73.50
有子女经常照料	1376	31.20	651	31	725	32
有子女外出务工	1232	27.90	423	18.50	808	35.52
获得经济供养和 经常照料	1137	25.80	499	23.52	638	27.90

表 4-3 慢性疾病情况和老人照料的相关数据

	患有慢性病的老人		未患有慢性病的老人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生病靠子女照料	482	0.34	816	0.27
生病不靠子女照料	933	0.66	2182	0.73
总数	1415		2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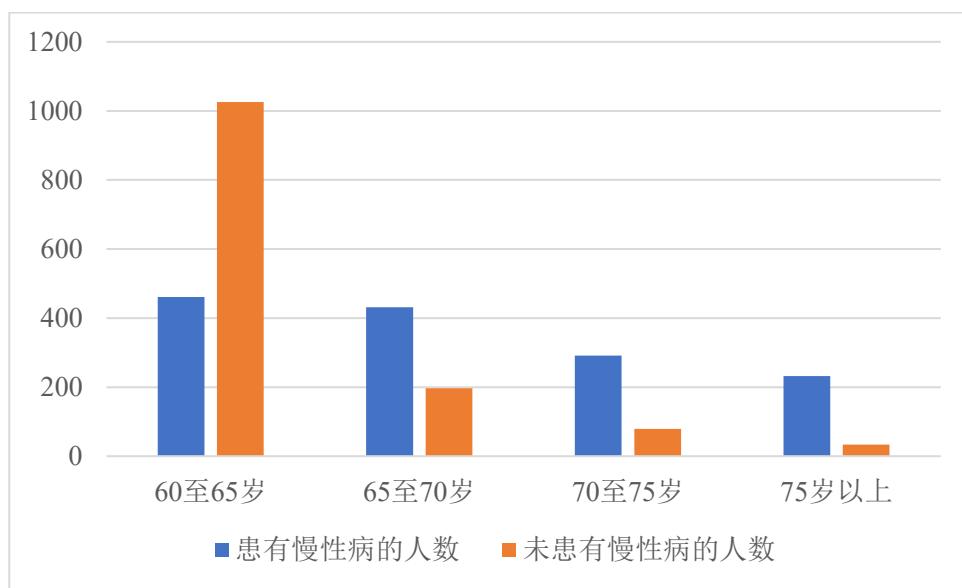


图 4-1 不同年龄老人患有慢性疾病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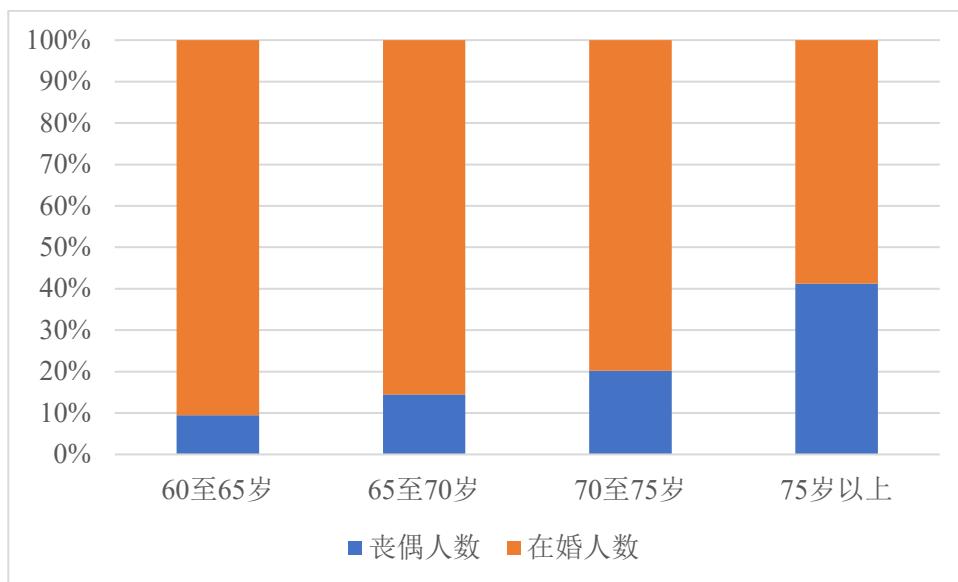


图 4-2 不同年龄老人丧偶人数和在婚人数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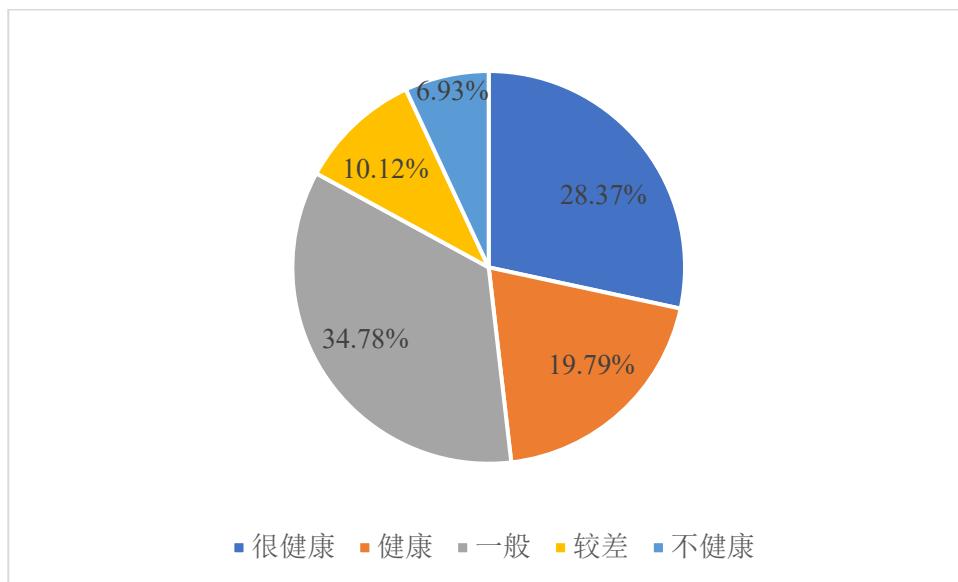


图 4-3 老年人健康水平占比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变量定义基础上，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如表 4-4 所示，从表 4-4 可以看出，城乡样本中老人的子女“子女照料频率之和”均值在每月 7.29 天左右，说明老人获得家庭照料的情况较为普遍，家庭照料是养老照料较为普遍的方式。有 27.9% 的老年人家庭中子女选择外出打工，可以体现出子女外出打工在当代是相对普遍的现象，老人的年龄平均数为 69.15

岁,67.9%以上调查者已经是在领养老金的状态,城乡样本各占48.1%和51.9%。老人的最高教育水平在初中阶段。

表4-4介绍了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从被解释变量看,城乡样本中老人的子女“子女赡养支出之和”均值在344元左右,子女赡养支出之和占家庭总支出的占比均值在0.772%左右,这表明子女对父母赡养的经济支持额度投入普遍还不高。解释变量来看,27.9%的老年人家庭中子女选择外出打工,可以体现出子女外出打工在当代是相对普遍的现象,且农村样本中的比例较大,城镇样本的比例较小。

表4-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获得经常照料	4413	0.204	0.403	0	1
是否获得经济支持	4413	0.681	0.468	0	1
是否获得净经济支持	4413	0.528	0.4499	0	1
净经济支持	4192	226.042	546.972	-950	3700
照料频率	4413	7.291	13.672	0	150
主要照料频率	4192	6.584	11.251	0	30
生病照料是否由子女照料	4413	0.294	0.456	0	1
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	4413	0.279	0.449	0	1
家庭老年抚养比	4413	0.616	0.324	0.059	1
性别	4413	0.517	0.500	0	1
健康水平	4413	2.482	1.217	1	5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4413	0.321	0.467	0	1
受教育水平	4413	2.046	1.130	1	6
在婚且有配偶	4413	0.815	0.388	0	1
家庭规模	4413	3.613	2.067	1	21
老人收入水平	4272	3.064	1.178	1	5
是否经常照顾子女	4413	0.393	0.488	0	1
老人年龄	4413	69.115	5.840	60	94
城乡	4413	0.481	0.499	0	1

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4.3.1 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照料的影响

4.3.1.1 全样本回归分析

对所选样本数据总体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 4-5 所示。表 4-5 中可以看出，“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照料水平有负向影响，子女外出务工相应降低了家庭赡养的照料时间，验证了假设 1。

另外，“年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家庭需要付出相对更多的照料时间，这一定程度增加了子女的照料负担。“是否在婚且有配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老年人和配偶共同居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子女的照料负担，丧偶和高龄一定程度上都加大了家庭赡养的负担。

“性别”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5% 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体现出家庭照料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女性老人相对来说获得照料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获得照料的次数也更多，反映出相比于男性，女性老人对家庭照料的依赖性更大，女性是健康水平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劣势，而且女性老年人对家庭照料的依赖性相对较大。“家庭规模”的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家庭规模大，子女数量相对较多的老年人，相应能够获得更多照料。

“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体现了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人获得经常照料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照料的时间相对较少，“老年人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体现了收入水平较高的老人相对获得更多的照料支持。能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的老人相应获得更多的子女照料，体现了照料的代际互动。此外，与子女共同居住对家庭照料时间具有正向影响，与子女同住也是老人获得照料的主要方式。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生病时子女照料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4-5 基准回归

变量	子女是否 经常照料	照料频率	主要照料者 照料频率	疾病照料依靠 子女
是否有子女外出 务工	-0.251** (0.101)	-1.649*** (0.507)	-0.84** (0.418)	-0.12 (0.095)
性别	-0.195** (0.088)	-1.024** (0.431)	-0.93** (0.357)	-0.635*** (0.081)
健康水平	0.031 (0.035)	0.294* (0.175)	0.197 (0.145)	-0.128*** (0.033)

表 4-5 (续表)

变量	子女是否经常照料	照料频率	主要照料者照料频率	疾病照料依靠子女
年龄	0.064*** (0.007)	0.357*** (0.037)	0.31*** (0.031)	0.055*** (0.007)
是否患有慢性病	0.057 (0.091)	0.608 (0.449)	0.319 (0.372)	0.246*** (0.083)
教育水平	-0.084** (0.041)	-0.528*** (0.195)	-0.447*** (0.161)	-0.228*** (0.039)
在婚且有配偶	-0.478*** (0.108)	-2.999*** (0.573)	-2.885*** (0.481)	-1.492*** (0.098)
家庭规模	0.177*** (0.024)	1.241*** (0.125)	0.861*** (0.103)	0.116*** (0.023)
老人收入水平	0.068* (0.035)	0.437** (0.174)	0.254* (0.144)	0.039 (0.032)
是否经常照料子女	0.633*** (0.092)	2.575*** (0.464)	2.325*** (0.383)	0.115 (0.087)
是否与子女同住	0.543*** (0.092)	2.612*** (0.457)	2.667*** (0.376)	0.29*** (0.085)
城乡	-0.025 (0.087)	0.201 (0.427)	-0.069 (0.352)	-0.285*** (0.081)
Pseudo r-squared	0.015	0.014	0.026	0.146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下表相同。

4.3.1.2 城乡样本分组回归

本文在基础结果上进行了分组回归分析，城乡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4-6 所示。从表 4-6 可以看出，城乡样本之间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具体来看，农村样本的“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这一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高于城市样本，这意味着农村家庭中的子女外出务工对子女参与父母养老日常照料情况产生负面影响效应，这一效应相对城镇地区的情况更加显著。一方面，农村地区老人中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比例高于城市地区，子女外出务工更为普遍；另一方面

农村地区的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生活便利程度相对较低。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老人更加依赖子女照料。

另外，老人年龄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均会显著增加子女的照料负担。城乡样本“是否在婚且有配偶”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这说明老人配偶且与配偶共同居住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与配偶互相照料，相对减少了老人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子女的照料负担相对较小，降低了照料时间，也体现丧偶的老人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更大。

老人是否患有慢性病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慢性疾病对于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身心健康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提相对高了老人对家庭照料的需求。家庭照料的方面，对慢性疾病的总体关注度相对较低。

“老人收入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城市地区回归结果更加显著，体现了老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老人照料情况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较高的老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相对较低，家庭赡养的资源更多集中在老人照料的方面。城镇地区的老人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子女经济供养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

表 4-6 城乡分组回归结果

照料频率	照料频率 (城镇)	照料频率 (农村)	主要照料频 率(城镇)	主要照料频 率(农村)
是否有子女外出 务工	-0.331 (0.819)	-2.854*** (0.646)	-0.46 (0.654)	-1.178** (0.549)
性别	-1.073* (0.632)	-1.106* (0.591)	-1.135** (0.508)	-0.843* (0.506)
年龄	.0429*** (0.053)	0.263*** (0.263)	0.353*** (0.043)	0.251*** (0.046)
是否患有慢性病	1.015 (0.668)	0.249 (0.603)	0.46 (0.536)	0.211 (0.515)
在婚且有配偶	-2.505*** (0.858)	-3.594*** (0.763)	-2.613*** (0.691)	-3.222*** (0.669)
老人收入水平	0.682** (0.272)	0.181 (0.224)	0.53** (0.219)	-0.014 (0.1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squared	0.013	0.016	0.018	0.017

4.3.1.3 分年龄组回归

表 4-7 和表 4-8 呈现了以“老人获得照料的频率”、“老人是否有子女经常照料”、“主要照料频率”和“老人疾病照料是否依靠子女”的按老人年龄分组回归的结果。整体看，不同的年龄组别之间存在差别。

如表 4-7 所示，关于老人获得照料的频率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子女外出务工对于 70 岁以上老人和 70 岁以下老人获得照料的频率具有负向影响，70 岁以上老人的回归系数显著性相对更高。70 岁以上老人获得照料的频率受老人性别的影响较为显著，女性老人需要相对更多的生活照料。此外从老人年龄的回归系数来看，70 岁以上老人样本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均高于 70 岁以下老人样本的回归系数。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以及自理能力的下降都显著增加了老人对生活照料的需求，而随着 70 岁以上的老人渐渐步入高龄，对家庭养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子女外出务工减少了家庭用于照料的资源，也使其他未外出的子女面临较大的照料压力，尤其是人口外流程度较高的地区，高龄老人面对着家庭照料供需不平衡的养老困境。相比 70 岁以下的老人，70 岁以上老人患有慢性疾病也增加了子女提供照料的频率。可以看出高龄老人在生活照料方面更加依赖子女照料。教育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水平，70 岁以下的老人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体现经济社会状况较好的老人相对减少了对子女照料的需要，但是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经济水平较差，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更强。

表 4-7 中关于主要照料人为老人付出照料频率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于 70 岁以上老人来说，子女外出务工对照料频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而 70 岁以下老人的这一系数也为负，却并不显著。本文选取给予老人照料次数最多的子女作为老人的主要照料人，从回归结果来看，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获得主要照料人照料的水平也相对较低。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减少了家庭用于照料的资源，未外出务工的子女要照料家中所有的老人，使得照料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相对失衡，高龄老人家庭对子女照料的需求更大，但是主要照料人提供的非正式照料相对有限，因此子女外出务工降低了高龄老人获得家庭照料的频率。此外，70 岁以上老人的收入水平对家庭照料频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70 岁以下老人的该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对于高龄老人来说，老人的收入水平和家庭照料正向相关。老人经常为子女提供家庭照料以及带孩子与老人得到的家庭照料正向相关，体现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支持具有相互性。与子女同住的老人获得家庭照料的可能性和频率较高，体现出与子女同住是老人获得照料的主要方式。

表 4-7 照料频率按年龄分组回归

变量	照料频率	照料频率	主要照料	主要照料
	70 岁以上	70岁以下	70 岁以上	70岁以下
是否有子女	-1.517*** (0.828)	-1.486** (0.587)	-1.456*** (0.741)	-0.578 (0.491)
外出务工				
性别	-1.831*** (0.632)	-0.205 (0.542)	-1.652*** (0.559)	-0.292 (0.457)
健康水平	0.002 (0.261)	0.433** (0.218)	0.148 (0.233)	0.217 (0.183)
年龄	0.411*** (0.065)	0.119 (0.134)	0.387*** (0.061)	0.174 (0.112)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1.445** (0.653)	-0.264 (0.579)	1.112* (0.572)	-0.384 (0.487)
教育水平	-0.427 (0.281)	-0.722*** (0.241)	-0.406* (0.246)	-0.585*** (0.203)
在婚且有配偶	-2.515*** (0.761)	-3.51*** (0.839)	-2.782*** (0.669)	-2.658*** (0.716)
家庭规模	0.937*** (0.204)	1.382*** (0.147)	1.051*** (0.183)	0.755*** (0.124)
老人收入水平	0.527** (0.256)	0.269 (0.221)	0.394* (0.224)	0.119 (0.119)
老人是否经常照料子女	3.258*** (0.712)	2.305*** (0.566)	2.583*** (0.627)	2.204*** (0.477)
老人是否与子女同住	3.676*** (0.716)	2.075*** (0.551)	2.879*** (0.638)	2.352*** (0.461)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squared	0.0138	0.081	0.019	0.012

表 4-8 获得照料情况按年龄分组回归

变量	是否有子女	是否有子女	疾病照料是	疾病照料是否
	经常照料 70 岁以上	经常照料 70 岁以下	否依靠子女 70 岁以上	依靠子女 70 岁以下
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	-0.385** (0.159)	-0.154 (0.128)	-0.198 (0.183)	-0.016 (0.114)
性别	-0.365*** (0.126)	-0.01 (0.124)	-0.692*** (0.129)	-0.518*** (0.107)
健康水平	0.003 (0.052)	0.051 (0.049)	-0.233*** (0.056)	-0.089** (0.043)
年龄	0.076*** (0.013)	0.059** (0.03)	0.059*** (0.015)	0.006 (0.023)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0.265** (0.127)	-0.174 (0.134)	0.318** (0.134)	0.174 (0.174)
教育水平	-0.039 (0.056)	-0.157*** (0.057)	-0.292*** (0.062)	-0.292*** (0.052)
在婚且有配偶	-0.421*** (0.141)	-0.546*** (0.172)	-1.465*** (0.144)	-1.549*** (0.14)
家庭规模	0.227*** (0.039)	0.147*** (0.031)	0.048 (0.043)	0.143*** (0.028)
老人收入水平	0.097* (0.097)	0.035 (0.051)	0.132** (0.053)	-0.013 (0.043)
老人是否经常照料子女	0.58*** (0.133)	0.706*** (0.129)	0.129 (0.155)	0.072 (0.072)
老人是否与子女同住	0.506*** (0.138)	0.558*** (0.125)	0.192 (0.156)	0.345*** (0.108)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squared	0.081	0.114	0.166	0.112

如表 4-8 所示，关于是否有子女经常照料老人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于 70 岁以下的老人来说，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能否经常获得生活照料影响并不显著。对于 70 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能否经

常获得生活照料影响显著为负。也就是说，高龄老人的日常照料情况受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相对较大。相比于 70 岁以下的老人，子女外出务工降低了 70 岁以上老人获得经常性照料的可能性。此外，70 岁以上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的比列较高，且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自我照料能力相对较差，在生活照料和经济来源方面更加依赖子女的照料，由表 4-8 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70 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对获得经常性照料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也体现了照料需求和供给一定程度上相匹配。70 岁以上老人的照料情况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由表 4-8 的回归结果可知，性别对是否获得经常性起居照料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70 岁以上的女性老人健康状况相对较差，而且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高龄和较差的认知功能均能够显著增加对子女照料的需求。关于老人生病是否由子女照料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子女外出务工对疾病照料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体现出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生病照料的影响并不显著，样本中有近三分之一的老人生病时依靠子女照料，外出务工减少了家庭中能为老人提供照料的人数，也提高了未外出子女的照料压力。

4.3.1.4 分性别回归

表 4-9 介绍了老人照料情况的分性别回归结果，由表中结果可知，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关于老人是否经常获得子女照料的回归分析中，女性样本的回归系数大于男性样本。关于老人获得照料频率的回归分析中，女性样本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高于男性样本。回归结果体现了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年父母经常获得照料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照料的时长都相对降低，且这一影响对老年母亲的影响相对更大。

表 4-9 照料情况分性别回归

变量	是否获得经常 照料（女性）	是否获得经常 照料（男性）	照料频率 (女性)	照料频率 (男性)
是否有子女外 出务工	-0.266*	-0.259*	-2.019***	-1.6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1987	2049	1987	2049
Pseudo R2	0.0146	0.0128	0.091	0.082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4.3.2 子女外出务工对赡养费用的影响

表 4-10 显示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赡养费用的回归结果，从净经济支持额度、老人是否获得经济支持和净经济支持的角度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获得经济支持水平的影响，并按照老人的年龄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4.3.2.1 基准回归分析

关于老人能否获得经济支持的回归结果如表 4-10 所示，“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这意味着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年人有更高的概率能够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另外，老人年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老年人的年龄越大，相应会有更高的概率能够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回归结果体现了经济支持需求和经济支持获得的一致性。“是否患有慢性病”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体现了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相对更大。4.3.1 中提到总体样本中老人是否患有慢性疾病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综合来看，对于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获得经济资助的可能性趋于增加，但获得照料的可能性变化并不显著。“性别”估计系数的分组回归系数和全样本回归系数都为负值，体现出女性老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大于男性老人。样本中女性老人患有慢性病的比例高于男性老人，且女性样本中健康水平为“不健康”的比例也高于男性样本。慢性病、健康水平较差等因素增加了女性对家庭赡养的需要。此外，“老人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体现出老人的受教育水平对老人获得赡养费用的情况具有负向影响。教育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老人的经济地位。因此可以理解为个人经济状况较好的老人倾向于降低对赡养费用的依赖。此外，“老人与子女同住”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体现了与子女同住降低了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老人是否经常为子女提供家务照料”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体现了老人为子女提供家务劳动能够相应提高老人获取子女经济资助的可能性。

关于老人能否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回归结果如表 4-10 所示，“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这意味着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年人有更高的概率能够获得子女的净经济支持。另外，老人健康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健康水平较高的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老人年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老年人的年龄越大，相应会有更高的概率能够获得子女的净经济支持。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老人的劳动能力逐渐下降，医疗和生活成本相对提升，对子女经济支持的需求程度逐渐增大，家庭赡养的费用支出也趋于增加，另一方面，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老人的生活成本相对提高，提供劳动的能力不断降低，老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也相对下降，回归结果体现了经济支持需求和经济支持获得的一致性。“是否患有慢性病”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体现了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获得子女净经济支持的可能性相对更大。“与子女同住”这一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体现出与子女同住的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较低。“是否经常照料子女”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为子女做家务以及照料孩子的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较大。“老人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体现出老人的受教育水平对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具有负向影响。

关于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额度的回归结果如表 4-10 所示，“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这一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体现了子女外出务工提高了老年人获得子女净经济支持的额度。“老人是否患有慢性病”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能够得到更多净经济支持，一定程度增加了家庭赡养费用。回归结果中“老人收入水平”这一指标系数显著为负，体现了收入水平较高的老人得到的净经济支持相对较少。高龄、慢性疾病等都会增加老年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额度，外出务工提高了老人的收入，体现了经济支持需求和供给的一致性。“老人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体现出老人的受教育水平对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额度具有负向影响。

表 4-10 赡养费用相关回归分析

变量	是否获得	是否获得	净经济支持 (OLS)
	经济支持	净经济支持	
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	0.273*** (0.081)	0.349*** (0.081)	71.525*** (20.346)
性别	-0.023 (0.069)	-0.025 (0.068)	-11.918 (18.456)
健康状况	-0.051* (0.028)	-0.053* (0.028)	-2.266 (7.301)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0.169** (0.072)	0.158** (0.071)	48.065** (19.319)
年龄	0.022*** (0.006)	0.016*** (0.006)	1.234 (1.682)
受教育水平	-0.116*** (0.031)	-0.204*** (0.031)	-40.664*** (8.651)
在婚且有配偶	-0.078 (0.091)	-0.166* (0.091)	-3.279 (24.031)
家庭规模	0.023 (0.021)	0.029 (0.020)	9.827* (5.408)

表 4-10 (续表)

变量	是否获得 经济支持	是否获得 净经济支持	净经济支持 (OLS)
老人收入水平	-0.008 (0.028)	-0.029 (0.028)	-13.155* (7.493)
与子女同住	-0.245*** (0.073)	-0.368*** (0.073)	-97.728*** (20.028)
经常照顾子女	0.564*** (0.076)	0.374*** (0.074)	24.196 (20.563)
R-squared or Pseudo r- squared	0.025	0.029	0.022
Prob > F or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4.3.2.2 按年龄分组回归

按年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4-11 所示，从年龄分组回归的结果来看，对于 70 岁以下的老人和 70 岁以上的老人，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和额度较大。从“老人是否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回归结果来看，变量“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的回归系数为正，70 岁以上老人组的回归系数更大，且显著性更强，可以看出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对于高龄老人相对更加显著。70 岁以上的老人患有慢性疾病对于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具有正向影响，相比 70 岁以下的老人，高龄老人患有慢性疾病的比例较高，而且对子女经济支持的依赖性相对较大。此外，受教育水平越高，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小。70 岁以上老年人变量“在婚且有配偶”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70 岁以下老年人的这一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丧偶提高了高龄老人的家庭赡养费用和照料负担。家庭规模对 70 岁以上老人和 70 岁以下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影响存在差异，家庭规模对于 70 岁以上老人净经济支持影响不显著，而对于 70 岁以下的老人具有正向影响。老人经常为子女提供家务照料以及照顾孩子这一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70 岁以下老人的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更加显著，体现了 70 岁以下老人相对来说提供劳动的能力更强，更倾向于通过提供家务劳动来获得经济支持。此外，与子女同住显著减少了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可能。

从“老人获得净经济支持额度”的回归结果来看，变量“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且 70 岁以上老年人样本的回归系数更大，结果更显著，子女外出务工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年人获得净经济支持的额度，高龄老人的这一影响更大。老人患有慢性疾病对于获得净经济支持的额度具有

正向影响，高龄老人的这一影响更大。70岁以下的老人经常为子女提供照料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70岁以上老人的这一系数不显著，体现出70岁以下老人更有能力为子女提供家务劳动，从而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老人的劳动能力逐渐下降，医疗和生活成本相对提升，对子女经济支持的需求程度逐渐增大，家庭赡养的费用支出也趋于增加。

表 4-11 年龄分组回归

变量	净经济支持 70岁及以上	净经济支 持 70岁以下	是否获得净 经济支持 70岁以上	是否获得净 经济支持 70岁以下
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	101.859*** (30.741)	48.555* (25.699)	0.514*** (0.126)	0.272** (0.112)
性别	3.539 (24.110)	-27.057 (23.579)	-0.013 (0.095)	-0.076 (0.104)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51.049** (24.962)	45.087* (25.156)	0.169* (0.099)	0.171 (0.111)
受教育水平	-40.05** (10.774)	-52.531*** (10.593)	-0.187*** (0.042)	-0.203*** (0.046)
在婚且有配偶	8.873 (29.567)	-51.335 (36.49)	-0.215* (0.115)	-0.179 (0.171)
家庭规模	-2.671 (7.698)	14.312** (6.514)	-0.05 (0.031)	0.093*** (0.029)
与子女同住	-94.601*** (26.888)	-97.78*** (23.91)	-0.352*** (0.108)	-0.373*** (0.107)
经常照顾子女	9.974 (26.687)	47.939* (24.728)	0.275** (0.107)	0.44*** (0.1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or Pseudo r-squared	0.021	0.034	0.024	0.043
Prob > F or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4.3.2.2 按性别分组回归

表 4-12 介绍了经济支持情况的分性别回归结果，由表中结果可知，关于老人是否获得经济支持的回归分析中，男性样本的回归系数大于女性样本且更加显著。关于老人是否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回归分析中，男性样本的回归系数大于女性样本，且结果更加显著。回归结果体现了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年父母获得经济支持和净经济支持的可能性相对增加，且这一影响对老年父亲的影响相对更大。

表 4-12 性别分组回归

变量	是否获得经济支持（女性）	是否获得经济支持（男性）	是否获得净经济支持（女性）	是否获得净经济支持（男性）
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	0.122 (0.126)	0.352*** (0.114)	0.227* (0.116)	0.423*** (0.1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1987	2049	1987	2049
Pseudo R2	0.018	0.021	0.024	0.018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4.4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系列实证检验，验证了相关假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子女外出务工对子女参与父母养老日常照料产生负面挤压效应。第二，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照料的负面挤出效应更大。第三，患有慢性疾病和健康水平较差的老人获得更多来自子女的生活照料。第四，70岁以下的老年人的家庭照料和疾病照料情况受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相对较小，7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家庭照料和疾病照料情况受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相对较大，高龄老人面对着家庭照料供需不平衡的养老困境。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获得的子女经济支持的额度具有正向影响。第五，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母亲获得照料情况的相对影响更大，对老年父亲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相对更大。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老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和获得经济支持的额度相对增加，家庭赡养费用水平逐渐提升。高龄老人和患有慢性病的老人对子女经济支持的需求也相对较大，子女外出务工提高了对老人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和经济支持的额度，与老年人的需求相适应。

结 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家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经济利益因素的驱动下，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出的现象相对普遍。以家庭为单位，以传统代际支持为主要形式的养老模式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一些地区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仍然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老年人面临是照料问题也是基层养老保障关注的重点。

本文对我国老年人赡养情况进行了相应描述和分析，选用权威性的数据，采用定性统计分析的方式探讨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赡养情况的相应作用，通过相关分析有如下主要结论。

(1) 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城乡分布差异明显，样本中农村健康状态为“健康状况差”老人比例达到了 33.23%。而样本中身体状态为“不健康”的老人中，有超过 54% 的老人缺乏来自子女的照料支持。老人对子女照料和经济支持的需求也逐渐增加。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也增加了家庭赡养的时间和赡养费用。

(2) 子女外出减少了子女给予老人的照料时间。子女外出务工降低了赡养老人的照料时间，而对于高龄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而言，子女外出显著增加了其缺失照料的可能性。健康状况越差的老人得到的照料时间也越多，体现了照料需求与获得照料水平相适应。此外，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母亲获得照料的影响相对更大，对老年父亲获得照料的影响相对更小。

(3) 子女外出提高了对老人的经济资助额度。有外出子女的老人得到子女经济资助的概率较大，得到的赡养费用以及净经济资助水平也相对较高。老人年龄的增长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情况都会提高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水平。此外，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父亲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相对更大，对老年母亲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相对更小。

(4) 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照料具有负向影响，对经济支持具有正向影响，对于年龄较大的老年人来说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照料和经济支持的影响更大。家庭照料方面，70 岁以下较为低龄的老人对子女照料的依赖相对较小，也能够和子女相互照料。70 岁以上的老人丧偶和患有慢性疾病的比例更高，对日常生活照料的需求相对更大。经济支持方面，年龄较低的老人能够通过为子女提供家务劳动换取经济支持，高龄老人由于自身劳动能力受限以及疾病治疗的需要，对赡养费用的需求较高。

综上，子女外出务工影响了以代际关系为主体，依托家庭和子女的养老方式，子女外出务工降低了赡养老人的照料时间，增加了赡养老人的费用支出，

但高龄老人、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获得家庭赡养的水平相对较高，子女外出务工对赡养老人费用支出的正向影响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老人的经济状况，子女外出务工对赡养老人照料时间的负向影响一定程度上使高龄老人面临缺乏照料的养老困境。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许多国家面临的发展难题，也是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面临的主要难题。结合本文相关结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流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照料的可用资源，从而使相对落后地区的老年人一定程度上面临缺乏照料的困境，因此，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必要性的社会救助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再到完善的企业年金制度以及多元化养老服务的选择在老龄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充分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和养老保障体系之中，提高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关注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的照料问题也是基层养老保障工作的重点。高龄老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对生活照料以及赡养费用的需求程度较高，可以建立可行的评估机制，为相对困难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和失能补贴，通过“时间储蓄”的模式帮助其获得社区的养老服务。子女外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他未外出子女以及老人和其配偶的照料负担，提高了综合性质的收入，但在日常照料以及精神赡养方面也影响了老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水平，因此外出务工的子女也需要关注经济支持以为的赡养义务，注重精神赡养和回家探望，同时与其他未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协调好赡养老人的责任分工，切实减少老人的生活负担。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尝试在已有研究中对样本选取、变量选取和分组回归选取上做出突破和改变，并采用科学的方法获得了一些结论，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不完善之处。

(1) 本文选取了家庭赡养概念中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相关数据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数据有限，无法得到子女外出务工的具体行业以及外出务工子女的在工作地的社会融合程度和年平均返乡次数，从而不能更加具体量化子女外出务工的情况，只能得到老人是否有子女外出务工的相关数据。

(2) 样本数据仍需进一步扩充。本文研究选择了 2018 年的 CFPS 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整体数据足够。但是在后文分组时，80 岁以上数据较少，更多的数据样本有利于更好地验证和分析模型。

(3) 理论模型仍需进一步完善。本文研究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赡养方面的相关影响，但未考虑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精神照料的影响，精神照料对老人获得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未将这一因素纳入模型分析，这也是本文需要改进的方面。

参考文献

- [1] STEIN S.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parents and migrant and non-migrant sons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3 (1): 93-104.
- [2] KNODEL J, CHANPAN S. Rural parents with urban childre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for the rural elderly in Thailand [J]. *Space Place*, 2010, 13 (3): 193-210.
- [3] DEMURGER S, XIAOQIAN W. Remittances and expenditure patterns of the left behinds in rural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7: 177-190.
- [4] CHEN Q, ERIK D, BART L. The effects of ageing and urbanization on Chinese future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s [J].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17, 13 (2): 1-26.
- [5] CARIKER G, LANGEMEIR M, SCHROEDER T. Propensity to consume farm family disposable income from separate sourc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3, 75 (3): 739-744.
- [6] SANA M, DOUGLAS S. Household composition, family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context: migrant remittances in four countries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10, 86 (2): 134-156.
- [7] HUGO 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Mexico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984, 17 (1-2): 41-53.
- [8] VULLNETARI J, RUSSELLIE K. Does your granny eat grass on mass migration, care drain and the fate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Albania [J]. *Global Networks*, 2008, 8 (2): 139-171.
- [9] HUANG B, LIAN Y, WENSU L. How far is Chinese left-behind parents' health left behind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7: 15-26.
- [10] ANATMAN M. Adult child migration and the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left behind in Mexico.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 (2): 205-208.
- [11] CAXAJ C, SUSANA S, AMY C. Relentless border walls: challenges of providing services and supports to migrant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British

- Columbia [J].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2021, 53 (2): 321-367.
- [12] ROBINE J, MATHERS C. Distinguishing health expectancies and health adjusted life expectancies from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93, 83 (6): 797-813.
- [13] ANDREAS S, JUTA M, WALTHERT W, NIKOLAUS N, CHRISTH J, CHRISTHTOPH H, JOHN C. Risk factors for functional status decline in community-living elderly peopl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9, 48 (4): 445-469.
- [14] HEATHER F, RANDELL M, LEAH K. Wanwey networks versus need: drivers of urban out-migration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14, 33 (6): 915-936.
- [15] COX D, BRUCE E, HANSEN S, JIMENZE E. How responsive are private transfers to income? evidence from a laissez-faire economy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 (9): 235-276
- [16] JARED R. ANDERSON E, WILLIAM L. TURNER C. When caregivers are in need of care: African-American caregivers preferences for their own later life care [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08, 24 (9): 65-73.
- [17] RAMESH A, AREE J, APHICHT C.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seeking behavior of elderly left-behind [J]. BMC Public Health, 2011, 11 (1): 143.
- [18] LIU G, JIANG Z. The impa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type on the health of the left-behind parent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5: 126-139.
- [19] BIHONG H, YUJUN L, WENSU L. How far is Chinese left-behind parents health left behind?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7: 15-26.
- [20] FRANCISCA M, ANTMAN T. Adult child migration and the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left behind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 (2): 205-208.
- [21] SHIMIZUTANI S, OSHIO T. Public pension benefits claiming behavior: new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study on ageing and retirement [J].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2016, 67 (3): 235-236.
- [22] VOGEL E, ANTANAT L, RSCH-SUPAN A. Aging and pension reform: extend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J].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7, 16 (01): 81-107.

- [23] ANTMAN F. Elderly care and intrafamily resource allocation when children migrate [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2, 47 (2): 331-363.
- [24] SHAOQUAN L. Influences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selection of employment location in the mountainous and upland areas of Sichuan, Chin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4, 33: 71-81.
- [25] BLAKE D, MAYHEL L.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K state pension system in the light of population ageing and declining fertility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6, 116 (512): F286-F305.
- [26] KIM J, CHOI Y. Farewell to old legacies? the introduction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South Korea [J]. Ageing and Society, 2012, 33 (5): 871-887.
- [27] 马强.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社会资源网构建研究 [J].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10, 26 (03): 83-85.
- [28] 赵强社. 农村养老: 困境分析、模式选择与策略构想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 (10): 70-82+111.
- [29] 徐俊. 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 (02): 98-107.
- [30] 方黎明, 王琬. 中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分析 [J]. 社会福利 (理论版), 2013 (07): 35-40.
- [31] 王萍, 李树苗.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的纵向影响 [J]. 人口与经济, 2011 (02): 13-17+22.
- [32] 石人炳. 我国农村老年照料问题及对策建议——兼论老年照料的基本类型 [J]. 人口学刊, 2012 (01): 44-51.
- [33] 左冬梅, 李树苗.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1, 8 (02): 93-100+127.
- [34] 张梦迪. 变动的农村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研究 [J]. 劳动保障世界, 2018 (30): 22.
- [35] 穆光宗. 不分年龄人人健康: 增龄视角下的健康老龄化 [J]. 人口与发展, 2018, 24 (01): 11-13.
- [36] 卢姿潼. 子女外出务工与留守老人健康: 是经济支持还是代际缺失? [J]. 统计与管理, 2019 (04): 110-117.
- [37] 苏跃辉, 郑思海. “未富先老”与养老储蓄 [J]. 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9

- (01): 159-161.
- [38] 郑拓. 我国农民工养老实然困境分析与应然路径突破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 (05): 183-206.
- [39] 龚旭峰. 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 [40] 孙金明. 子女代际支持行为对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的影响——基于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J]. 人口与发展, 2017, 23 (04): 86-95.
- [41] 刘二鹏, 张奇林. 社会养老保险缓解农村老年贫困的效果评估——基于 CLHLS (2011) 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 (01): 98-110.
- [42] 刘德浩.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演进——从“城乡二元”走向“城乡融合” [J]. 中国劳动, 2020 (03): 56-69.
- [43] 蒋军成. 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演进与发展趋势探析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02)
- [44] 姜丽美.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状况实证分析 [J]. 经济与管理, 2010, 24 (06): 81-84.
- [45] 邱幼云.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分析——基于闽浙 3 村的实证调查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 (04): 86-89.
- [46] 风笑天, 王晓春. 从独生子女家庭走向后独生子女家庭——“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6, 35 (02): 47-53.
- [47] 姚青松, 赵国庆. 抚养比、年龄结构与我国居民消费: 1995~2014 [J]. 金融评论, 2016, 8 (02): 39-48+124-125.
- [48] 张秀武, 赵昕东. 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8 (04): 5-18.
- [49] 高建新, 李树苗, 左冬梅.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 [J]. 南方人口, 2012, 27 (02): 74-80.
- [50] 高建新, 李树苗, 左冬梅. 子女分工方式对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11, 17 (06): 16-22.
- [51] 张烨霞, 李树苗, 靳小怡. 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J]. 当代经济科学, 2008 (01): 8-15+124.
- [52] 宋璐, 李树苗.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J]. 人口学刊, 2008 (03): 38-43.

致 谢

衷心感谢导师黄成教授对本人的精心指导，他的言传身教将使我终身受益。感谢苗蕾博士和王梦博士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全体老师和同窗们的热情帮助和支持！

感谢我的家人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感谢父亲多年以来辛勤工作，为我和妹妹创造舒适的家庭环境和学习环境。感谢母亲多年以来对我的教育和鼓励，父母对我的养育和鼓励让我更加坚定努力前行。感谢妹妹郭雨欣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与陪伴，感谢各位同窗的帮助与支持！